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
夏季戶外教育

林玫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摘要

臺灣早在日治時期，學校已具戶外教育機制，特別是在休假期間。其中，被視為學生最佳的戶外場域就是山岳和海域。這是將臺灣豐富的自然景觀，透過「文明化」過程，施以近代化設施，先消除臺灣內心潛藏的畏懼，殖民政府並於大正期間，順勢地將戶外教育納入學校的有機體，並透過運動科學數據加以深化其成效。這種透過集團生活實施的戶外教育，是日本殖民者因應熱帶地「風土馴化」的憂慮而來。值得注意的是，自大正年間發展的林間教授和臨海教授，針對的多半是健康學生，而非虛弱者，注意參與者之身體變化，輔以科學計算，達成休養目的。為了符應臺灣自然環境，「山へ海へ」具有因地制宜的特徵，學生們居於山岳或海濱附近，在師長的指導下共學、共食、共寢，實踐規律課表，進行游泳、登山、體操、遊戲或球類競賽的動態活動，也包括涵養智識的靜態學科複習。這不僅是教育政策裡的夏期休養之道，更是一個鍛鍊體格、愛鄉愛土和教養品德的多元場域，頗有「德、智、體」三育並進之意涵，這顯示「山へ海へ」的簡單文句，卻已積極傳達了避暑、健康、鍛鍊、實學、文明等深層的殖民思維。

關鍵字：風土馴化、海水浴場、臨海學校、林間學校、身體檢查

壹、前言

在臺灣這個熱帶地，要從事得以保持健全身體的體育活動，此乃攸關國運的前途。

兩角少將（1917）¹

「夏令營」，是個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詞。只要到了暑假，許多父母會把孩子送到夏令營，學習各式各樣才藝，使他們享受教室外世界，認識不同朋友。在教育潮流的推波助瀾下，因應戶外活動的夏令營需求量逐漸大增，臺灣也自 1980 年代起，於學校機關推動戶外教育，一時之間蔚為趨勢。

根據文獻記載，夏令營於 1880 年代自美國開始發展。1881 年，伊麥斯特·巴爾奇（Ernest Balch, 1860-?）創造第一個有組織的夏令營。巴爾奇將夏令營設在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斯夸姆湖（Squam Lake）的 Chocorua 營地，是個擁有清澈湖水、安靜和美麗的地方，巴爾奇在這個「夢寐以求的地方」設置了一個專屬少年的夏令營。² 雖然剛開始參與人數並不多，也經歷了一段不被接受的階段，但巴爾奇研究戶外生活理論和實踐後，遂開始蓬勃發展。夏令營裡，他們教導孩子們從事為期數週的徒步、釣魚、烹飪、水上活動等戶外活動，實際參與和體驗，³ 一時之間蔚為風潮。夏令營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已經成為教導美國兒童以健康、文化和積極的方式建構一生休閒時光的重要場域。⁴ 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 1834-1926）甚至還稱夏令營是「美國向世界提供教育最重要的一步」。⁵

1 兩角少將為臺灣第二守備隊司令官。兩角少將，〈健全なる發達〉，《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1 月 1 日，第 49 版。

2 Paris, Leslie. *Children's Nature :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Summer Camp*.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7-18.

3 Celeste Weyl,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Summer Camp Movement", *Religious Education*, 20:3, (1925), pp.180-184.

4 Paris, Leslie. *Children's Nature :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Summer Camp*, p3.

5 Maynard, W Barksdale. "An Ideal Life in the Woods for Boys":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in the Earliest Summer Camps." *Winterthur portfolio 34*, no. 1 (1999), pp.3-29.

回到臺灣的歷史脈絡，學校戶外教育也多半集中於夏季舉行，特別是利用臺灣獨有的山海地區來施行，但是，這種戶外教育的實施則是日治以降殖民者積極作為才開始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臺灣這個位於太平洋西端的蕞爾小島，有著美麗的山川與海洋，自古以來被西方人稱為美麗之島「福爾摩沙」，全島充滿崇山峻嶺，峻秀峰巒連綿不絕，加上海岸線更長達 1,500 公里。可是民眾自明鄭以迄清治時期，對於廣袤海洋和高聳山岳的想像力少得可憐。對山岳保持遠望，望之儼然，令人心生畏懼；⁶ 至於海洋則是抱持觀望，即之雖溫，卻難以讓人真正親近。

日本領有臺灣後，透過殖民政府一系列的調查與開發，撥去山岳和海域的神秘面紗，赫然發現臺灣自然的景觀與山水的對比，令人驚嘆。殖民者隨後施以近代化設施，原本因應山海經濟開發的需要，遂產生微妙變化，逐漸轉為以非物質性訴求的健身之所。自此，「山へ海へ」或是「山に海に」的語彙，在大正期間的臺灣夏季出現頻率很高，社會大眾積極從事，倘佯其中，做為喜好及生活實踐的一環。

身為臺灣殖民母國的日本，對於夏季戶外活動的研究，臨海學校的討論較少，林間學校的研究則是稍多（有些甚至也把臨海學校包含在林間學校之中加以討論，易言將所有類似戶外活動者多半總稱為「林間學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者研究的時期多半以大正時期為主，少數研究或跨至明治末期或是昭和初期。

日本林間學校的誕生，渡辺貴裕認為是仿照歐美殖民地而設計，並有限

6 有關登山的歷史，可見林玫君，《臺灣登山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08年），頁 18-21。

定對象（尤其是虛弱兒童）的實施、舉辦較長時間、設有場所、旨在達到衛生效果的活動內容、通過體格檢查來衡量實施結果等五大特徵。但與歐美國家著重貧困家庭兒童的目的不同，日本是為了改善都市兒童的體質，又因為經濟負擔之故，因此參加者多半為中產階級家庭之兒童。⁷

平沢信康雖然僅鎖定於群馬縣林間學校的討論，但也表達出群馬縣是符應整體日本社會環境的影響，而有具體且具成效的林間學校之實施。⁸

相較於將「林間學校」視為學校衛生和特殊教育的領域，並從「為虛弱兒童提供教育」的角度著手的學者來說，長期關注戶外活動研究的野口穗高，則以城市問題做為研究意識，在一系列的論文成果中，認為林間學校在遠離日常生活的豐富自然環境中進行，是一項特殊的教育活動，也因為如此的自然生活對「城市兒童」的身心成長起了重要作用，並有助於改善暑假期間的生活方式，因此，思考城市、自然和學校的生活環境和教育環境的關係，更形重要。研究者指出，在大正時代中期之後，隨著郊區住宅區和城市周邊景點的發展，遂形成「城市＝不良居住環境」、「自然＝優質居住環境」的形象，野口穗高直指，大家所謂都市的「虛弱兒童」其實是健康兒童和病弱兒童的混合體，這是因為「虛弱兒童」根據錯誤的「發展概評」基準而來，導致長身、瘦軀且「神經過敏」⁹的兒童也被視為虛弱，也因為如此，「虛弱兒童」的增加被視為是嚴重「教育問題」，因而在大正時期的戶外教育一直是為了改善兒童「健康」而生，但沒有思考並克服整體社會制度的問題和

7 渡辺貴裕，〈〈林間學校〉の誕生：衛生的意義から教育的意義へ〉，《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第51號（2005年3月），頁343-356。

8 平沢信康，〈大正後期の群馬県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誕生 前橋市立敷島尋常小学校と桃井尋常小学校による合同開設〉，《上武大学ビジネス情報学部紀要》，第16卷（2017年3月），頁1-37；平沢信康，〈群馬県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普及と展開：大正末期から昭和戦中期まで〉，《上武大学ビジネス情報学部紀要》，第17卷（2018年2月），頁1-47。

9 「神經過敏」（しんけいかびん）是指神經系統的感覺機能異常敏銳。

城市結構的矛盾。¹⁰

相較於歐美及日本的林間學校針對虛弱兒童，臺灣最初則是夾雜著健康兒童和虛弱兒童而開設，但又有很多與日本殖民母國不同之處。本研究即是透過一種實証性的研究，試圖探討在臺學生在夏季從事的各項活動，也思考日本殖民者如何把山岳或海域環境轉換成為以健康為主，成為適合學生休養之處的過程，並討論學校戶外教育過程中的實學與文明之實施。

最後，本文只討論大正時期的山海夏季休養，主要原因是有關夏季休養部份的報導以大正時期較多，進入昭和時期後，除了原有的夏季休養外，也在 1930 年代開始逐漸思考增加實施對象為身體虛弱學生之事宜，¹¹ 此外，昭和時期還強調「加強島民敬神崇祖的觀念，根植國民精神於潛移默化之中」，¹² 或是實施軍事援護、勞務奉公、報國青年、精神動員等，這已是另一個可供研究的課題，本文暫不處理。

10 相關的論點，可參考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臨海学校の展開—東京市の事例を中心に—〉，《日本の教育史学》，53 卷（2010 年 10 月），頁 30-42；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受容と発展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目的と実践内容の分析を中心に〉，《学術研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第 64 號（2011 年 3 月），頁 367-407；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虚弱児童」の教育問題化と「野外教育」〉，《（論叢）玉川大学教育学部紀要》，2011（2012 年 3 月），頁 47-64；野口穗高，〈「赤坂臨海教育団」に関する一考察—大正期の「林間学校・臨海学校」をめぐる議論に着目して〉，《（論叢）玉川大学教育学部紀要》，2012（2013 年 3 月），頁 63-81；野口穗高，〈大正末期から昭和初期の函館市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研究：函館教育会「夏期林間学校」と函館市「五稜郭林間学校」を中心に〉，《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職研究科紀要》，第 7 號（2015 年 3 月），頁 1-16；野口穗高，〈大正・昭和初期の「野外における教育」と教育環境の拡充〉，《早稲田大学教職大学院紀要》，第 11 號（2019 年 3 月），頁 1-14。

11 臺灣在日治時期的昭和年間如何轉移到虛弱兒童的休養，雖然至今尚未有其相關研究，但比較明顯的是在 1930 年代開始有相關的討論，並有具體的作為。包括 1935 年臺中州開辦日月潭林間學園，有 17 位身體虛弱兒童參加，於夏休時期學習保健身體，以及 1938 年臺北市教育會主辦針對身體虛弱兒童的「林間學校」，地點就選在 1933 年竣工的草山夏季學園概況。〈虛弱兒は 高山に移す事 高山生活は發育を促す〉，《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26 日，版 n03；〈虛弱兒童の夏期身體訓練 特殊的養護施設の必要と衛生思想普及〉，《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29 日，版 n03；〈虛弱兒童の爲開設の日月潭林間學園 十七名を收容してよく 保健保養と學習を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8 月 7 日，版 5；〈虛弱兒童には 海、山何れがよいか 夏休と兒童の保健について〉，《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7 月 10 日，版 n03；丸山芳登，〈兒童たちの夏季聚落の意義 草山夏季學園開催の報を聽いて〉，《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6 月 10 日，版 n03。〈臺北市草山夏季學園（上） 虚弱兒の鍛錬道場 山の冷氣を胸一ぱい深呼吸〉，《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8 月 8 日，版 n02。多喜隆二，〈昭和十三年九月 草山夏季學園概況〉（臺北市：臺北市教育會，1938 年）。大場孫治，〈昭和十四年 草山夏季學園概況〉（臺北市：臺北市學校衛生會，1939 年）。

12 駒込武、李明芳，〈台南長老教中學神社參拜問題—「踏繪」式的權力型態〉，《中外文學》，31 卷 10 期（2003 年 3 月），頁 43-80。

貳、納入學校體制的戶外教育

像在臺灣般熱帶亞熱帶的土地上，研究郊外教育，依適當的方法，所進行的事是最具意義的，想必也是教育上必要的問題。

廣田教齊〔音〕（1922）¹³

從諸多研究日治時期體育運動的學術文章可以得知，體操科是日本引進臺灣新式教育當中十分特別的科目。¹⁴ 饒富意味的是，研究者也發現課外活動的實施或因趣味性高於體育正課，因此容易引起學生參與的興趣，¹⁵ 這種寓教於樂的安排因具成效，甚至成為學校鼓勵學生向學的手段和利器之一。也因此，戶外教育的出現，的確有跡可尋。

戶外教育是如何制度化？從官方的體育運動文獻來看，日治初期只提到體操科的內容和目的，未列出上課地點，或至校外活動之隻字片語。¹⁶ 不過，1901年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為展現教育成果，至龍山寺前的廣場教授體操科，原以為可向眾人誇示成果，家長們卻認為體操科是將學生訓練成軍人，而引發反效果。¹⁷ 雖然這個將體操科移至校外的例子有點「失敗」，但也顯示日治初期已然出現至校外活動的情形。

13 此篇文章的作者，文獻所示是「石光公學校勤務廣田教齊」，經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應為廣田教「音」而非廣田教「齊」，廣田教音的身分在1922年時是新竹州石光公學校「訓導」。廣田教齊〔音〕，〈郊外教育論〉，《教育論文集》（新竹州，1922年），頁699。

14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台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56-60。

15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77), p.60. 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第四章第二節。

16 1896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1898年「臺灣公學校規則」，以及1899年「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均未提及至戶外活動之字句。文部省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11卷（東京：龍吟社，1938年），頁39-56；頁105-111；頁133-141。

17 〈本島學生の思想の變遷〉《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5月5日，版2。

值得注意的是，1902 年 4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令第 24 號公布「臺灣小學校規則」，內提及應該依各地情況，在體操科之外提供「適宜的戶外運動」。¹⁸顯然地，針對學生實施戶外教育的法源基礎，是先從日人開始。

不過，雖然「臺灣公學校規則」未有明確規定，但 1902 年召開的公學校校長會議，與會校長卻有共識，認為應該鼓勵學生在平常課業之外時間至學校近郊從事戶外活動，假日時的戶外活動則可至名所古蹟一遊。¹⁹若和「臺灣小學校規則」列入法源相比，公學校僅僅鼓勵到近郊活動，較無強制性，但公學校校長均有鼓勵至學生至戶外活動之共識，亦是值得稱許之處。

體操科經過多次制度改革。臺灣總督府於 1917 年 2 月 3 日以訓令第 9 號公布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正式將戶外活動列入，²⁰ 最為關鍵。之後，無論是 1919 年「臺灣教育令」、²¹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²² 1927 年「學校體操教授要目」，²³ 或是 1936 年修正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²⁴ 都已依學生的身心成長功能，放入戶外教育字詞。也就是說，自大正年間開始，各種規則和制度不約而同地強調體操科不能以機械的形式行之，應適切考慮學

18 文部省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 11 卷，頁 176-205。

19 此次會議共有 15 項討論，分別是（一）就學勸誘；（二）出席獎勵；（三）學生獎勵；（四）畢業生優待；（五）集合考試；（六）聘雇教員（臺灣人）配置標準；（七）校舍改良；（八）基本財產設置；（九）學林設置；（十）學校設置區域；（十一）對於書房的處置；（十二）公學校和書房的關係；（十三）書房教師啟導方法；（十四）書房巡迴教授；（十五）日常須知的文字調查。其中，鼓勵學生從事戶外活動是在「（三）學生獎勵」之討論中。〈彰化廳ノ公學校長會議〉，《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4 號（1902 年 3 月），頁 50-51。

20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設置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 3 年 12 月 1 日，永久保存第四十一卷（2260 冊 27 文號）；〈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 5 年 1 月 1 日，十五年保存第三十卷（6230 冊 13 文號）；永井道明，《學校體操要義》（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3 年），頁 577。

21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338。

22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67。

23 台灣總督府，《學校體育教授要目》（1927 年），頁 1-2。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東京：大修館，1971 年），頁 92-93。

24 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會編，〈學校體操教授要目ニ關スル要件〉，《臺灣學事法規》（帝國地方行政會發行，1943 年），頁 376-1，376-2，376-3。

校地情形、設備多寡以及學生身心的發達等實際狀況，體操科亦需依各地情況提供戶外活動，雖然地域的選擇性不明確，但鼓勵學生在校外活動之字句已然出現。為了配合政策，臺北視學松井實於 1924 年提出振興全體國民體育的七大方案，其中第 7 點就是「登山遠足旅行海水浴必須普及」。²⁵

教育法令或是體育制度的訂定逐步具體化，其公布當然對學校產生具體影響。各校戶外活動的項目和內容愈發多元與活潑，例如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教諭永田重隆指出課外運動對學校教育的重要性；²⁶ 臺北第三高女利用假日或寒暑假展開各項活動，²⁷ 或是實施耐熱適應強行遠足、夏季體育召集、高山地帶修學旅行和臨海教育等；²⁸ 新營東國民學校在 1941 年 4 月的體育行事中列有遠足旅行一項；²⁹ 宜蘭公學校在第一、二、三學期安排遠足登山會；³⁰ 淡水公學校將遠足登山視為校內積極養護的一項措施；³¹ 臺南市港公學校實施的體育種目中，登山活動列為其一。³² 從以上的各種例子，學校將教學場域移至戶外，亦是時有所見。

教育當局雖然積極鼓勵戶外活動的實施，但各校實施內容並無強制規定。因此，若查看各小公學校的年中行事，實施者雖大有人在，規定卻較模糊。一般而言，中等以上學校的內容則是明確許多，這是因為受到運動競賽的激盪，必須藉著課外指導才能增進運動技術，³³ 各校於是紛設校友會組織，

25 松井實，〈體育振興策〉，《臺灣教育》，第 265 號（1924 年 7 月），頁 1-6。

26 永田重隆，《臺灣體育之理論及實際研究》（臺北：臺美堂，1927 年），頁 156。

27 〈第三高女夏休行事〉，《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7 月 13 日，版 8。

28 《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1929 年）、（1930 年）、（1931 年）、（1932 年）、（1933 年）、（1934 年）、（1935 年）、（1936 年）。

29 《新營東國民學校要覽》，頁 6-8，引自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8 年），頁 136。

30 宜蘭公學校，〈我及校體育概況〉，《臺灣教育》，第 371 號（1933 年 6 月），頁 57-61。

31 淡水尋常高等小學校，《我等の郷土》（1932 年），未編頁碼。

32 港公學校，《體操科指導の一考察》（1941 年），頁 19。

33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 年 6 月），頁 17。

成立運動相關部門。³⁴ 其中，戶外活動的部份，多半列在全校性「體育施設」或「特殊施設」之內。

筆者查閱了中等以上學校的實施項目，內容抑或存有部份差異，但大約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衛生方面：身體檢查（定期檢查，量測身高體重）、患者洗眼或眼疾治療（由護士或醫院指導治療）、體位測定、衛生講話、健康相談日、保健法和救急藥品的整備等。

二、體育或競技運動：合同體操、課外運動、運動會、競走、各部競技會、選手派遣以及團體馬拉松等。

三、戶外活動：徒步、遠足、旅行、登山及臨海教授等。

四、環境保持：綠蔭施設等。³⁵

由此可見，中等以上學校的各種體育實施項目甚是豐富，醫療保健和體育實施之間也存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戶外教育是指課堂外的活動，然而，究竟應如何實施戶外教育？政府機關似未訂定，所以僅能從學校教師的心得觀之。石光公學校（為今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訓導廣田教音曾在 1922 年發表一篇〈郊外教育論〉文章，指出「所謂的郊外教育，就是指在室外進行的學校教育，不光只是單

34 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頁 662-689。

35 以上所整理參閱的資料有《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一覽表》（1925 年）；《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1933 年）；《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學校》（1933 年）、（1934 年）；《台南州立嘉義高等女學校一覽表》（1938 年）；《台南州立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一覽表》（1937 年）、（1939 年）；《台南州立虎尾高等女學校一覽表》（1940 年）；《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概覽》（1931 年）、（1932 年）、（1934 年）、（1935 年）、（1936 年）、（1937 年）；《高雄州立屏東中學校一覽表》（1938 年）、（1940 年）、（1941 年）；《台北州立台北第二中學校一覽表》（1933 年）、（1934 年）、（1935 年）、（1936 年）、（1937 年）、（1941 年）；《台南州立嘉義中學校一覽表》（1932 年）、（1933 年）、（1934 年）、（1935 年）、（1936 年）、（1937 年）、（1938 年）、（1939 年）、（1940 年）、（1941 年）、（1942 年）、（1943 年）；《（創立二十周年）台中州立台中商業學校要覽》（1939 年）；《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一覽表》（1938 年）。

純在學校內進行的東西，依遠足或修學旅行等等的名稱在較遠的地方所進行的事物，也包含在其中。」廣田教音認為戶外教學主要功能「在於指導學童認識自己鄉土，進而培養愛鄉情懷。凡有關家鄉的一切，皆成了教授的基礎教材。」這種愛鄉愛土的意識，不斷地被強調出來，尤其是「當校外教學為遠足時，除基本的增廣見聞、鍛鍊身體等功能外，且能讓住鄉下的學童參觀城市、住城市的學童參觀鄉下，時而相互觀摩，其重要性超乎了我們的想像。」³⁶他接著指出，戶外教學在教育上的價值為：

- 一、使學童在實際的情境中，取得正確的觀念。
- 二、使教師發揮個人的指導功能。
- 三、使學童感情更加和睦。
- 四、使家長在瞭解學校教育的點上，發揮了成效。
- 五、激發學童愛鄉情操。比起課堂上形式化的東西，其價值更是無庸置疑。
- 六、鍛鍊學童身體。³⁷

「走出課室外」的戶外活動是學校教育的延伸，讓學習更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並使學生在直接的、實際的、生活的過程中，在戶外場域學習學科有關的知識與能力，甚至是學習課堂學不到的事物。戶外活動並非一單獨科目，更多的是將所有學校科目、知識和技能加以綜合，它也不是純粹將學生移置戶外進行教學，而是使用戶外環境使學生了解學習和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由於在教室內，多半以所見的事物做為教師說明的依據，容易「流為單一形式的講學」，³⁸進而失其意義，因此，到戶外實施教學，是一種「直觀教授」，可收其效。

36 廣田教齊〔音〕，〈郊外教育論〉，頁 699、頁 703。

37 廣田教齊〔音〕，〈郊外教育論〉，頁 703。

38 石附實編著，《近代日本の學校文化誌》（京都：思文閣，1992 年），頁 10。

從上述陳述的價值來看，一方面符應教師、學生和家長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運用自然環境的「氛圍」，在真實的情境中來強調團體生活的學習以及愛鄉情操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第 6 點——「鍛鍊學童身體」，明白指出戶外活動對於學生而言，可以透過鍛鍊來增加身體活動量，促進學生的身體發展。

文中亦說出戶外教育的實際作為：

現在變成依實際上各種形式進行，在我國，都市的學校以林間學校、臨海學校等等的名稱進行的教育也是郊外教育的一種。有人反對只照教科書進行的教學法，主張應讓學生從環境中直接學習，有人以少年的旅行做為其教育案重要的一部份，試著在實際教育上讓學生多次進行三哩遠的旅行，且讓他們兩三個月間搭帳篷在野外住，在其中學習理科地理及農業等依各種方法進行的事例，引起一般人的注意。³⁹

從上引文可以得知，廣田教音強調遠足、修學旅行、長時期旅行或野外生活，就是一種郊外教育，當然，也特別提到都市學校至林間學校或臨海學校學習，更值得重視。

廣田教音在文中特別提醒，要能「讓其顯示充分的效果，在實際上適當的準備與適當的指導監督，以及在實行後適當的整理是必要的。」也就是說，關於郊外教育的實施，不應該只是坐著議論，而是要站起來，實際具體實行的時候了，雖然作者擔心地再次說明，「在沒有任何定案，隨便策劃的情況下，不只是得不到前述的效果，還會變成無謂的浪費時間。」不過，只要做好準備，作者還是認為「依各地各個適當的方案去輔導兒童的話，小孩子最愛的自然以活著的事物為對手的教育被進行著，相信在智育上德育上可產生

39 廣田教音〔音〕，〈郊外教育論〉，頁 699。

莫大的效果。」⁴⁰起而行，真正從事郊外教育，已是殖民當局認為可以推動的事了。

總而言之，戶外教育在大正年間開始受到重視，使學生得以在教育階段走出教室，進入自然景觀的山岳和海域，接受有別以往的教學方式。

參、「山へ海へ」的科學登場

蒲柳質的兒童去海邊，神經質的兒童去山上

醫學博士窪川經廣（1933）⁴¹

經過了前面的討論與鋪陳，讀者對「教室外的學習」之教育思想和背景應有初步了解。但為何要到山岳或海域實施呢？這可是要從熱帶地的夏休思想談起。

從學者研究可以得知，臺灣「風土馴化」（acclimatization）⁴²的提出和日本殖民者的焦慮感有著密切關聯性。日本深受歐洲提出熱帶地會阻礙文明發展的主張和思想，此種來自19世紀「熱帶醫學」（tropical medicine）⁴³的科學論述，強調殖民者在炎熱地區會使身體衰弱、懶惰及意志消沈，對人的心靈和身軀也易造成負面的影響，於是，當居住在較高緯度的日本人進入亞

40 廣田教齊〔音〕，〈郊外教育論〉，頁704、頁731。

41 雖是1933年的發表文章，但對本文仍有參考價值。窪川經廣，〈蒲柳質の子は海へ 神經質の子は山へ〉，《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20日，版6。

42 從生物學的適者生存原則上觀之，必須適應當地的氣候風土，此即為「風土馴化」。1898年後藤新平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時，認為居處寒帶的日本人移居臺灣，要能夠適應臺灣的熱帶地理位置及狀態和順應土著人民的風俗習慣。臺灣日日新報編，《內地人の健康法》（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頁4-6。

43 譚榮根譯、J. M. 布勞特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85-97。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頁19、166。

熱帶的臺灣，隨即遭遇到與西方殖民經驗類似的問題，⁴⁴ 日本官方與學者紛紛針對熱帶醫學的研究知識，做積極的學習，並引介其相關經驗。

各種研究和數據直指「強悍健康」的日人，若在熱帶地臺灣適應於氣候幾代之後，有可能「變質成墮落的人種」，於是乎，「肉體廢弛」、「活力減少」、「精神衰弱」或「氣力消耗」等字詞，⁴⁵ 不斷地在各種文章和報告裡出現。

這種「人種退化論」形成強烈的憂慮情緒，⁴⁶ 如何在臺灣生存，處理熱帶風土適應問題，隨即成為重要課題。殖民當局運用近代科學知識，鼓吹將衛生學的體質適應論加入優生學的概念，以免除在馴化風土的過程中，可能產生之「種族退化」（racial degeneration）的危險，⁴⁷ 並以衛生技術來維護在臺日人的健康狀態，使殖民者得以適應殖民地之自然條件，⁴⁸ 鞏固殖民統治基礎。

除了前述身體衰弱的憂慮之外，「熱帶神經衰弱」的普遍存在，是風土馴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挑戰，此種普遍存在的身心病痛也會影響整個殖民地的民心士氣，認為「除了醫學理論、文化意義與集體認同等面向外，它同時還成為殖民地勞動力的隱憂，並且因為民族退化的恐懼，衝擊帝國的南向政策」。⁴⁹ 這是個強調地域及氣候變化的疾病概念，⁵⁰ 根據中脩三的整理，出現

44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28。

45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頁35；81。

46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頁29-30。

47 劉士永，〈一九三〇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臺灣史研究》，第4卷第1期（1987年6月），頁114。

48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01年10月），頁62。

49 巫毓莖，〈「病態」的民族：日治晚期臺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史〉（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55-56。

50 巫毓莖，〈思鄉病與「性症候群」—日治晚期臺灣日台人男性的心氣症〉，《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1期（2006年6月），頁6。

的神經衰弱症狀包括精神效率低下、注意力散漫、思慮困難、頭暈、身體懶倦發酸、易厭煩、嗜眠、缺少活力、性急、容易中暑、緊張易疲勞、易發怒、怕冷、便秘、下痢等狀況。⁵¹

面對以上的問題，可藉由醫療衛生制度的建立、公共衛生與個人衛生的改善和規訓努力，或是以人為力量改變居住品質。⁵² 至於積極方式就是「預先」改善個人的身體狀況，來強化自身體格，因之，從事體育運動遂成為鍛鍊國民健康的重要手段。

然而，哪些運動項目適合臺灣熱帶地？又該如何從事活動？這些問題，委實受到殖民者的重視。1903年6-7月之間，臺灣總督府的官辦報紙—《臺灣日日新報》曾針對以上問題有多次討論。⁵³ 但在同年11月撰寫的「議論」（類似現今的社論）卻又提出批判，認為之前所提適合臺灣熱帶地的幾個活動，只靠日本傳來的運動項目是不足的，其見解也較為狹隘，因此特別指出應該從醫學或是衛生學角度來選擇適合臺灣本島的體育運動，⁵⁴ 這篇社論的內容進一步認為，要由醫學者、具有熱帶殖民地生活經驗者、遊戲體育專家共同調查研究與制訂，以便找出適合熱帶地的體育運動。

51 中脩三，〈台灣に於ける神經症の諸問題に就きて〉，《台灣醫學會雜誌》，41（444）（1942），頁352-372，引自巫毓荃，〈思鄉病與「性症候群」—日治晚期台灣日台人男性的心氣症〉，頁7。另外，巫毓荃在其碩士論文提及，依照南方精神醫學會進行的調查，他拼湊出當時在臺灣從事智能性工作的日本人，他們心理與身體經驗的部分面貌。「對於高級知識份子而言，推理能力變差，讀書研究的效率低下，思維跳躍缺少前後一貫的邏輯；原有道德感情變得麻木不仁，感受力遲鈍，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因而無法維持戒律嚴謹且充滿熱情的生活，變得趨於享樂，追求肉體官能的享受。即使不是高級知識份子，所有來到台灣的日本人，無論男性或女性，他們也會發現自己的記憶力減退，注意力無法集中或變得過度固著。情緒上，他們經常抑鬱寡歡，性急焦躁容易生氣，對生活不滿，常有感傷的心情或覺得有壓迫感。意志上，他們變得懶散怠惰，失去腳踏實地認真做事的態度，對於生活或是工作，缺少積極性與實行的決心。此外，不只是精神，就連身體也會出現一些變化，而常有頭重腳輕的暈眩感，頭痛，容易疲倦，嗜眠，動不動就感冒，怕冷，酒量變差，身體老化，髮毛掉落，食慾不振，肩膀酸重（肩凝）等症狀。」巫毓荃，〈「病態」的民族：日治晚期台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史〉，頁57。

52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頁62。

53 南八生，〈體育法の選擇（臺灣に於ける適當なる體育如何）〉，《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21日，版3；白人，〈熱帶地の體育法に就て〉（上），《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28日，版3；（中）1903年7月5日，版3；（下）1903年7月12日，版3。

54 〈體育の獎勵〉，《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1月11日，版2。

也因為實際的需求，在臺日人鍛鍊身體的情景已逐步出現，例如曾任民政局長的后藤新平開始從事自行車的活動；⁵⁵ 鐵道部技師新元鹿之助，會到郊外狩獵，或至淡水河游浴，或在官舍前庭從事擊劍和柔道活動，⁵⁶ 民政長官下村宏提出獎勵戶外運動的看法，⁵⁷ 同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的竹越與三郎認為「由於熱帶地會使身體的機能自然鬆弛衰頹，有必要從事戶外運動，使身體機能活潑」。⁵⁸ 這些都強調若生活在臺灣，體育運動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強健體力以抵抗四周自然環境，更是一致的觀點。

更重要的是，臺灣的特殊地理環境早就受到殖民者的重視，山岳和海域地區的可利用性，成功地轉換成為「避暑勝地」⁵⁹，時人也提出在天氣暑熱時「避暑」，移至海拔較高或較清涼之處活動，即可收其成效。⁶⁰ 此種正當又合理的形象，也全面改變了殖民地臺灣的空間配置。

究竟「山へ海へ」有什麼身體上的實質效果呢？又如何增加殖民者或被殖民者前往的意願？事實上，從大正年代開始，運動生理學或運動醫學的研究都直指其帶來的好處。也就是說，從事登山和海浴，對於身體健康的影響，非以空泛的論說鼓勵，而是提出科學數據來支持，甚至引用歐美國家學者實驗的結果來強化和証實這樣的論點。⁶¹

1925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已就山海的好處提出實質助益，報導提及：「火雲奇峰，溽暑如蒸，當此之時，山上水邊之生活，其於心身之效果者

55 〈體育倶楽部の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 月 13 日，版 2。

56 新元鹿之助，〈始政二十年感〉，《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6 月 17 日，版 11。

57 〈野外運動を試みよ〉，《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6 月 25 日，版 7。

58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頁 81。

59 〈夏尚寒し蕃界の靈地〉（三），《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7 月 21 日，版 7；〈盛夏の候に直而して 活動を以て生活の本義とせよ〉，《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5 月 7 日，版 3。

60 〈熱帯地の飲食物（四）〉，《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6 月 28 日，版 3。

61 小田定文，〈登山の身體的影響と行動上の注意〉，《臺灣山岳》，第 1 號（1927 年 4 月），頁 30-38。

大。殊如居於都會，暫時為之，於山於海，以受大自然之惠，尤為必要。」因為「利用夏季休暇，於山於海，各隨其意之所適，結伴登臨，於身心皆有益也。」⁶²其中，對於登山的看法是：

山之變化，雖不如海之激，然雲之去來，草木繁衍，巨細不一，或榮或枯，或花或不花，饒有趣味。雖兒童居之稍久，無厭幽寂。然有神經質之兒童，則以山為適者，又空氣新鮮，光線透徹，可十分受之者。高原則酸素稀薄，氣壓低下，赤血球極為增多，白血球亦隨之而增加，因紫外線，皮膚健康，筋肉以腳筋為中心，可以鍛鍊全身，自精神觀之，只與自然接觸，撲去俗塵五斗，探山靈之神秘，氣概如仙。⁶³

其論點是從運動生理學觀點指出登山者因高山的空氣稀薄，可使紅、白血球增多，促其抵抗力增強，加之高山紫外線的提供，以及登山過程中透過雙腳的行進，可鍛鍊全身肌肉，來強調進入山區，實有助身心發展，亦值得被推崇。

事實上，大正年間的1916年曾提出「海拔利用論」，⁶⁴強調透過地勢的高度來解決臺灣熱帶地的暑熱問題。由於地勢每升高300尺（約100公尺），溫度即降低1度（華氏），按其計算標準，臺灣超過3千尺（約1千公尺）

62 〈夏季之登山入海（上）〉，《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7月25日，版4。

63 「酸素」（さんそ），即為「氧氣」；「赤血球」則為「紅血球」。〈夏季之登山入海（上）〉，《臺灣日日新報》，版4。

64 「海拔利用論」強調高山就是靈地，這是日本採用三千年前印度佛教者在赤道地的消暑秘訣。1900年代，淡水稅關長中村純九郎和後藤棲蘭在臺灣提出「海拔利用論」論點。《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兼漢文版主筆和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的尾崎秀真在1930年7月8日於J·F·A·K（臺北放送局）舉辦「山的講座」演講內容所言：「海拔利用的先趨，當然是『登山』」，此論點後來在1937年修正為「山岳都市分散居住論」。〈海拔利用論 海拔利用は佛教の發明也 臺灣は世界第一の避暑地〉，《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7月28日，版4；〈熱帶地に於ける海拔の利用と登山〉，《臺灣山岳》，第5號（1930年9月），頁163；《臺灣山岳彙報》，第9年第10號（1937年10月），頁1。

之地即可視為清涼的高海拔之境。⁶⁵ 被視為「夏期本島之第一避暑地」的阿里山，⁶⁶ 正好符合殖民者保健休養的空間開發。

再就科學數據觀之，醫學教授小田定文將登山視為「非常的運動」，因為它比一般運動「來得複雜而且高尚」，⁶⁷ 小田定文指出，登山不單是雙腳的運動，而是軀幹四肢肌肉的共同動作，只要下肢的肌肉骨骼發達，軀幹上肢的筋骨也會發達，⁶⁸ 同時，血液循環較為旺盛，可促進新陳代謝機能和腺上分泌，使呼吸加深及加大，皮膚的抵抗力增強。以攝氧量為例，登山活動是一般步行的 2 至 5 倍（坐著為 8-9 公升；散步為 10-12 公升；快走為 15 公升；登山 20-50 公升），⁶⁹ 加上一分鐘的心跳率約 60-70 次（註：此處是指安靜時的心跳率），登山卻可達到 120-140 次，實有助循環系統，亦可使血液裡的血紅素增加。⁷⁰ 正因為登山活動的特殊性，後來衍生出「登山是體育運動界的王者」之看法。⁷¹

除了科學知識的傳遞，也有人從空氣成份清淨新鮮、可以鎮靜神經興奮

65 《臺灣日日新報》自 1916 年 7 月及 1920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5 日止，以〈臺灣見物〉和〈海拔三千尺的清涼境〉為題，敘述臺灣著名的地點和海拔較高的「清涼境」。

66 〈阿里山の大檜林〉，《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4 月 16 日，版 4；〈就阿里山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12 日，版 5。

67 小田定文，〈登山の身體的影響と行動上の注意〉，頁 30。

68 這應該是攀爬、負重及使用登山杖的關係，因為若只鍛鍊下肢，上肢並不太會跟著發達。

69 日治時期運動生理學的相關討論，雖然不像現在這麼精準，但也明確指出登山活動的攝氧量是步行的二至五倍，相當符合目前的概念。以下提供相關的數據供讀者參考。運動生理學提及「攝氧量」（Oxygen Consumption, VO₂）時，通常會使用每分鐘每公斤體重消耗多少毫升的氧，避免因為體型的大小而產生絕對值的差異，其中坐著約 3.5 毫升 / 公斤 / 分鐘；散步約 4-10 毫升 / 公斤 / 分鐘；快走及登山下坡時約 10-21 毫升 / 公斤 / 分鐘；登山（上坡）則超過 21 毫升 / 公斤 / 分鐘，已是坐著的 6 倍以上。另外，也可以用「代謝當量」（Metabolic Equivalent, MET, 1 MET= 安靜 VO₂=3.5ml/kg/min）來表達，安靜坐著時為 1 個代謝當量（1 MET），等於每分鐘每公斤體重消耗 3.5 毫升的氧，散步約 2-3METs，快走及登山下坡時約 3-6METs，登山（上坡）則超過 6METs。參考王鶴森等編著，《運動生理學》（第二版）（新北市：新文京開發，2014 年），頁 29-31；What is Moderate-intensity and Vigorous-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cessed January 13, 2020. https://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physical_activity_intensity/en/.

70 小田定文，〈登山の身體的影響と行動上の注意〉，頁 30-38。

71 見元了，〈臺灣の高山〉，《臺灣山岳》，第 5 號（1930 年 9 月），頁 155。

狀態、好眠、增食慾的優點，來說明肺病療養的原則應在夏季轉移到山間較好。⁷²至於到海域，又有什麼幫助呢？至於曾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早在1882年時任日本愛知縣病院長時，已發表了《海水功用論 附海濱療法》，⁷³內有詳細的海濱療養法，也對海水對身體的助益提出諸多肯定的作法。那麼，殖民地臺灣呢？1925年的《臺灣日日新報》寫到：

至於海，則環境之變化，時有不同，又動物性之富榮養，新鮮食物，頗為豐富，空氣多含「奧爽」，光線亦多紫外線，刺戟皮萬甚好，其周圍暑氣不侵，精神翻爽，又入水之時水力壓迫，頻與抵抗腸隔廣而強。泳水則吸氣必盛，因其努力，肺臟與呼吸筋，俱為鍛鍊，呼吸作用，非常發達，又水泳有時如登坂路者然，十分運動比之普通安靜時，約有六倍，為此血液循環極好，冷水刺戟，血之集於體之表面，歸逐入內部，而鬱結於內部者，則流出表面，為代謝作用，箭肉亦不為部分的，而為全身的發達也。⁷⁴

到海域從事活動的生理好處一一被列舉，罹病率亦可減少，更可鍛鍊身體內臟，促其抵抗力增強，強化呼吸功能，加之紫外線的提供以及水泳的阻力現象，可鍛鍊全身肌肉，血液循環較好，使之全身發達。

也有論者提出海水浴之主要效能，「第一為海水之波動，為潮所擊，強固皮膚，為浪所搖，運動手足。又鹽之氣為細分子，每呼吸即入於肺，有益健康，又在水中之運動，筋肉俱動，呼吸十分深，可以增進健康。第二為空氣較好，海濱之空氣清淨，溫度不變，殆有一定，尤合於肺病患者，海濱之空氣，中多酸素，有害之炭酸瓦斯較少。（中略）……譬如陸地溫度，為華

72 〈肺病療養訓 夏は山間、冬は海濱 是れ轉地療養の原則〉，《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9月4日，版6。

73 引自國木孝治，〈我が国における潮湯治から海水浴への変化過程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廣島：日本廣島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頁72-76。

74 「奧爽」，日文並無此漢字，筆者從前後文判斷，加上作者特別用引號標示，應該是臭氧（Ozone，オゾン），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適量的臭氧有殺菌的作用，這或許是文中作者認為對身體有益的說法。「皮萬」在日文裡，同樣無此漢字，從前後文看來，應指「皮膚」。〈夏季之登山入海（上）〉，《臺灣日日新報》，版4。

氏之八十五度，海中則不過七十度，以此冷水，刺戟皮膚，於身體深有益，且可增進食慾，由海水浴，直接刺戟皮膚。血行良好，呼吸健全，可以強健神經系統其他，在健康法，是亦可數之一者。」⁷⁵ 在在指出海浪和空氣對人體的好處，例如含有鹽份的海水空氣以及氧氣，有益於呼吸系統，另外，海水的浮力和壓力，以及冷冽程度，也有助於防治皮膚病，亦可達到放鬆、消腫、止痛的功效，還能促進血液循環和強健神經系統。因此，海水浴場被視為臺灣夏季的重要衛生保健之處。

進一步而言，「避暑」觀念的提出，其實是主動反映出日本「風土馴化」的問題，在臺灣炎熱的天氣下，勢必得找到涼爽之處，那麼，除了登山之外，就是親海了。⁷⁶ 前述「知識」的獲得，強化了登山和海浴的科學論述，藉由醫學證據說明登山活動和海水浴的好處，明確且具體指出身體的那些部份受益，⁷⁷ 此種「證明」可維護身體健康的重要論調，確實將登山和海浴立於健身的穩固地位。但登山入海不僅是避暑性質下的產物，而是成為健康、體位向上思潮中重要的一部份，亦可達剛健風氣和國民保健之目標。

肆、養護與學習：大正年間臨海與林間教授的實施

暨關於海之智識及趣味，又以操練身體，涵養忍耐困苦之精神，竝守規律，注意整頓，適應共同生活，遵教師命令訓示，竝學友相互親切，謙恭遜讓，努力修養訓練等，為兒童心得，至于

75 「炭酸瓦斯」(たんさんガス)，是指二氧化碳。〈海水浴之效能〉，《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7月7日，版5。

76 〈百熱の炎熱から逃れ 海へ=山へ〉，《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8月6日，版7。

77 〈山と海〉，《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7月30日，版7。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夏季戶外教育

兒童之食物好惡起居及其他習癖，皆特要注意云。（臺灣日日新報）⁷⁸

戶外教育的發展因著不同的歷史、社會、文化、政治及自然環境而有所不同，也形成不同且獨特的內涵與概念，⁷⁹除了起因於戶外學習的豐富且多元效益的潛力之外，另一方面則是對於課堂僵化的教學型態的一種反思與批判。亦即，戶外教育可說是起因於當代人對自然與文明關係的覺知與反思，以及意識到課室內教育與自然環境疏離的狀況。⁸⁰學者 Neill 更認為戶外教育是一種後現代社會的產物，起因於當代人對自然與文明關係的覺知及反思，以及意識到課室內教育與自然環境疏離的狀況。⁸¹

臺灣臨海或林間教授之實施係自大正時期開始。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先由城市學校提出的，此種發展是有其脈絡的。接下來看看日本殖民母國的情形。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日本，開始批評成為社會問題聚集地的「城市」，也擔心城市產生「虛弱的都市兒童」現象，因此，如何使城市兒童克服心靈和身體的「虛弱」，遂為當務之急。⁸²於是，透過夏期進行養護的方式在日本頗為常見。日本文部大臣官房學校衛生課出版的書籍，曾經整理出學校夏季休暇之情形。

78 〈開設臨海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7 月 18 日，版 4。

79 黃茂在、何宜謙，〈導論～多元脈絡下的戶外教育〉，收入黃茂在、何宜謙主編，《放眼國際—戶外教育的多元演替與發展趨勢》（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7 年），頁 4。

80 Humberstone, B., Prince, H., & Henderson, K. A. (2016).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outdoor studie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引自黃茂在、何宜謙，〈導論～多元脈絡下的戶外教育〉，頁 3。

81 Neill, J. T. (2004). *A Psycho-Evolutionary Theory of Outdoor Education*. 引自黃茂在、曾鈺琪著，〈壹、戶外教育的意涵與教育價值〉，收入黃茂在、曾鈺琪主編，《戶外教育實施指引》（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 年），頁 11。

82 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臨海学校の展開—東京市の事例を中心に—〉，頁 30-42。

表 1：日本大正 7、8、9 年全國夏季體育施設一覽表

項目 / 年代	大正 7 (1918) 年	大正 8 (1919) 年	大正 9 (1920) 年
林間學校	1		
林間聚落	9 (中學 3 小學 6)	22 (中學 1 小學 21)	31 (中學 1 女學 2 小學 28)
林間半聚落	37	52	82
臨海聚落	71 (中學 36 女學 5 小學 30)	102 (中學 51 女學 4 小學 47)	74 (中學 29 女學 2 小學 43)
臨海半聚落	18 (中學 2 小學 16)	22	18 (中學 2 小學 16)
水泳 (游泳)	325 (中學 96 女學 11 小學 218)	501 (中學 106 女學 12 小學 383)	566 (中學 92 女學 7 小學 467)
早起會	123 (中學 4 小學 29)	322 (女學 2 小學 320)	535 (中學 2 小學 533)
夏季學校	42 (中學 5 小學 37)	13	16 (中學 1 小學 15)
登山	30 (中學 12 女學 6 小學 12)	95 (中學 31 女學 10 小學 54)	177 (中學 47 女學 14 小學 116)
旅行、遠足	25 (中學 13 小學 12)	58 (中學 11 女學 3 小學 44)	93 (中學 10 女學 5 小學 116)
武道	27 (中學 18 小學 9)	64 (中學 36 女學 1 小學 27)	93 (中學 10 女學 5 小學 78)
體操	19	99	159 (中學 2 小學 157)
其他	44 (中學 6 小學 38)	99 (中學 26 女學 1 小學 72)	245 (中學 77 女學 10 小學 158)

資料來源：文部大臣官房學校衛生課編，《大正七、八、九年三箇年間に於ける全國夏季體育的施設》（文部大臣官房學校衛生課，1922 年），頁 6。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夏季戶外教育

從這個表格可以看到，多數項目都有大幅度的成長，其中，以游泳和登山成長也極為快速，在中等學校或是女學校均極為盛行。又根據野口穗高的研究顯示，日本夏季休暇的學校數字分別是：1918年176所，1919年211所，1920年221所，1921年489所，1922年881所，1923年1,384所，⁸³成長速度十分驚人，也顯示需求的急迫性。

透過夏期休業期間進行養護的方式，在臺灣也有如出一轍的作法。目前雖然沒有精準的統計數字，但由於臺灣臨海教授和林間學校分別自1914年和1921年開始設置，因此，自大正年間即有為數不少的報導數量。1925年《臺灣日日新報》的文章提及登山入海的好處，除了將其聚落加以分類，也論述其重要性：

近年以來，臨海聚落、林間聚落、高原聚落、溫泉聚落等，多大有行之者。殊如虛弱兒童，夏季體育，效果更覺不尠，故外國獎勵之不懈。曰臨海聚落者，在近海岸處高張天幕，或假寺院學校等，為海水浴，在衛生的施設之間生活。曰林間聚落者，乃於不甚高之岡，或近海岸之林間，以遊戲體操等為日課。曰高原聚落者，則登較高之山，為天幕生活，以運動為主，附設娛樂機關，如幻燈、活動寫真等事。曰溫泉聚落者，則居於有溫泉者是，如此為之，體重、胸圍、肺活量，自然增加，聚落終後，罹病之率減少蓋體質健康者。⁸⁴

這篇文章，呈現出4種不同地區的聚落型式，除了臨海、林間之外，尚

83 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受容と発展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目的と実践内容の分析を中心に—〉，頁395。

84 〈夏季之登山入海（上）〉，《臺灣日日新報》，版4。

有高原、溫泉，高原部份併入林間討論，至於溫泉部份，因後續文獻未有，不列入本文範疇，⁸⁵ 在此敘明。進一步地說，學者又依時間長短和活動形式，將臨海和林間教授整理為三種型態，分別為：常設型（學校）、住宿型（全聚落）、通學型（半聚落）。⁸⁶ 常設型是在高山或海濱，於自然環境中建設實際的校舍，實施時間長達一個月至一年以上不等，是屬長期居住；⁸⁷ 住宿型則是夏季的一種野外教育實踐，居住於山區或海邊鄰近的舊廳舍、機關附屬宿舍、學校校舍、寺廟、旅館，或是自搭帳篷，期間大約 2 至 3 周或 1 個月，這是最常實施的一種型式；⁸⁸ 至於最後的通學型，並未住宿，而是搭乘交通工具或步行到達現場（以現在語言來說，就是「通車」），實施時間約為 2 至 3 週。⁸⁹ 不論是臨海或林間教授，實是做為一種學科學習和體驗學習等各種目的開發實踐之基礎。另外，除了通學型之外，學生其實是在師長的

85 如同主文所言，高原部份併入林間討論，至於溫泉部份則不討論，主要是因應日本殖民母國的稱呼。日本在明治時期引入德國的フェリーコロニー（ferienkolonie），成為主要戶外活動的實施方式，日文直譯為「休暇聚落」、「休暇移住」、「休暇轉地」，但在 1910 年代起則使用「林間學校」乙詞，易言將所有類似戶外活動者總稱為林間學校。而在臺灣，登到較高的山區（例如阿里山）實施戶外教育，仍稱林間學校。渡辺貴裕，〈〈林間學校〉の誕生：衛生的意義から教育的意義へ〉，頁 349；平沢信康，〈大正後期の群馬県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誕生 前橋市立敷島尋常小学校と桃井尋常小学校による合同開設〉，頁 4-5。〈嘉義 林間學校〉，《臺南新報》，1924 年 7 月 3 日，版 4。〈長官登阿里山檢查 林間校敷地〉，《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11 日，版 6。

86 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學校」の受容と発展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目的と実践内容の分析を中心に—〉，頁 388。

87 以臺灣為例，部分海水浴場為了因應日益增多的臨海學校，特別興建建築物，以協助臨海教育的實施，例如桃園和南寮之海濱的海水浴場為此設置臨海學校，蓋教室、停車場、廁所或廚房，興建完成後，果然吸引眾多學校的申請。〈舊港庄南寮ヶ濱に 臨海學校を新設 新竹州が學童たちの保健と海事思想普及のため〉，《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 月 17 日，第 5 版；〈新竹市近郊 臨海學校 決定在南寮濱〉，《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 月 24 日，版 12；〈桃園／臨海學校新設〉，《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7 月 1 日，版 8。

88 〈仙洞濱の臨海學校 附屬小學校開設の〉，《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7 月 30 日，版 7；〈暑中休暇を利用して一般に奨励したい臨海教授山嶽生活も亦可也 附屬小學校の新しい試み〉，《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8 月 12 日，版 4；〈臺北第一高女 臨海教授 クルベー濱で〉，《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7 月 3 日，版 n01；〈臺北市内 小公兒童 臨海學校 基隆仙洞濱で 七月十五日から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7 月 2 日，版 n02；〈一高女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7 月 3 日，版 4；〈今年から新たに通霄で臨海教授 高等學校、新竹中學其他六千餘名〉，《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5 月 31 日，版 5；〈虎尾／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7 月 29 日，版 8。

89 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學校」の受容と発展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目的と実践内容の分析を中心に—〉，頁 389。

指導下共學、共食、共寢，以達教育效果。

一、臨海與林間教授的誕生與實施

接著，我們分別介紹臨海教授和林間教授的實施情形。

根據筆者在 2017 年研討會的文章顯示，⁹⁰ 總督府中學校在 1907 年曾與體育俱樂部一同至基隆クルベ一濱（孤拔濱）進行「水泳練習」，至於將教室「搬到」海濱，是在大正年間的 1914 年，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小學師範部和公學師範部甲科的日籍學生為其濫觴，⁹¹ 學校在基隆海邊的港務所檢疫所開設「臨時教室」，⁹² 做為夏季特殊教育之所。此次活動實施 3 週，學生每日早起，進行 2 小時游泳，下午則練習劍道、柔道或網球，以增進學生之健康，除了動態活動，有時「又為默想課題，日授格言一句，俾他會悟」。⁹³

之後，臺北廳在 1918 年夏季休業期間，於基隆クルベ一濱實施大型聯合臨海教授，由臺北市 5 所小學校和基隆小學校學生一同參加（分為 2 梯次，每梯次 3 所學校），每天上午，教員們帶領學生前往，下午再返回。⁹⁴ 因為成效良好，臨海教授爾後成為臺北廳歷年的重要行事。

臨海教授最重要的就是練習海泳。學生到了海水浴場，依其課表，先在岸邊做柔軟體操，再由教師教授游泳。反覆練習之間，教師利用陸上休息期間，向學生講授學科課程。《臺灣日日新報》特別指出，這對於兒童保健以

90 林玫君，〈日治時期臺灣的臨海教育〉，收入《「近代東亞教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大臺灣史研究所），2015 年 11 月 13-14 日，頁 1-36。

91 〈海濱教育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7 月 28 日，版 2。

92 〈計畫海濱教育〉，《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7 月 15 日，版 6。

93 〈海濱教授近況〉《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8 月 12 日，版 6。

94 第 1 梯次是 7 月 12 日至 25 日，參與的學校有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城東尋常小學校和城南小尋常學校；第 2 梯次則是 7 月 26 日至 8 月 9 日，參與的學校有尋常高等小學校、城西尋常小學校和城北尋常小學校。共約 900 名學生。

及課業學習有很大的幫助。⁹⁵ 接著，除了小學校實施之外，包括了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公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高等女學校等，也紛紛參與夏期的臨海教授。研究者統計《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大正期間至少舉辦 50 次臨海教授。實施臨海教授的學校多半是都會城市或是近海的學校，也包括中部和南部的學校。較為特殊的是，阿里山小學校於 1925 年前往虎尾郡海口進行一週的臨海教授，⁹⁶ 新竹郡唯一的「蕃社」也特地安排 15 名兒童前往南寮之海濱實施臨海教授，⁹⁷ 以增進體育能力，甚至，還有跨海學習的現象，⁹⁸ 例如臺南師範學校、高雄高女、嘉義中學校、臺南一中和臺南二中遠至澎湖實施，⁹⁹ 顯示臨海教授的廣泛程度及普遍性。

當時的游泳方法採取日本古式泳法，包括觀海流、水府流、神傳流等，¹⁰⁰ 以集體隊列（三橫列縱隊）方式前行，¹⁰¹ 教師同時打擊太鼓，呼著獨特的「ヨークコーレ」（譽勇講禮）口號，¹⁰² 以鼓舞學生泳者的士氣。在林玫君的文章已有討論，¹⁰³ 於此不再贅述。

95 〈小學生の福音 基隆海水浴の計畫 本年初めての試み〉，《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6月25日，版7。

96 〈嘉義郡下 夏期林間臨海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7月5日，版n01。〈林間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7月6日，版n04。

97 〈蕃童教育所兒童を 臨海學校で教授 新竹郡馬武督教育所兒童を〉，《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7月19日，版5。

98 澎湖廳希望勸誘各地學生到澎湖實施臨海教授。〈澎湖臨海教授著手施設 勸誘各地學生〉，《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月25日，版8。

99 〈南師行事 登山及臨海 出身者講習等〉，《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14日，版n04；〈臺南一中一部 臨海教育〉，《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12日，版n04；〈澎湖だより（二十日馬公發）／高雄高女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7月21日，版5；〈嘉義中學と 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7月15日，版5；〈臺南一中生の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13日，版3；〈馬公／目下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7月19日，版5。

100 〈本年度臨海教授の一行事 小學生の五十町遠泳 參加人員は百八十名の豫定〉，《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7月29日，版7。

101 〈高雄高女游泳〉，《臺南新報》，1925年8月3日，版5；〈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の遠泳會〉，《臺南新報》，1925年9月30日，版7。

102 山田謙夫監修，《觀海流の伝承とあゆみ》（三重：伊勢新聞社，2008年），頁154。

103 林玫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台灣史學報》，第11期（2018年12月），頁72-76。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夏季戶外教育

臨海和林間教授在 1925 年均已形容是一種「流行」。¹⁰⁴ 接著，我們把目光放在林間教授。我們發現，自 1909 年起，臺灣報紙即開始介紹日本內地和國外的林間學校，並呼籲應多學習。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第一個林間學校設在草山（陽明山），於 1921 年夏季首度開辦，不過，這是由臺灣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活動，所有形式和內容均為講演，並強調肉體／精神、人類／神明的結合，參加者多半是教師、公司職員、工商業者等人，¹⁰⁵ 加上較具宗教性（基督教）色彩，因非屬學校活動，在此不多說明。

同年，臺北詔安尋常小學校於圓山公園實施三週的夏季林間教育，文獻記載，經由校醫判斷具有腺病質¹⁰⁶、扁桃腺肥大、發育不良者參加，該校每天上午通車到圓山臨濟寺的鎮南學寮，除了複習學科、臺灣神社參拜、自由讀書、運動、談話會等，實施成效令家長非常滿意，但因野外多有害蟲和毒蛇，造成該校不少困難。¹⁰⁷

1923 年則是林間教授重要的階段。臺中第一中學校校長小豆澤英男認為該校林間學校的開設，才是臺灣之嚆矢。¹⁰⁸ 當年 7 月 1-14 日，校長帶領 100 位一年級學生至埔里社小學校，每天實施 5 個小時的林間教授，除了體操之外，還有其他學科的學習，餘暇時間進行採集、演講、游泳等活動。校方也甚為注意學生的健康衛生，時時刻刻量測學生的體重和胸圍。校方認為除了提升學習、精神和身體效果之外，「教師對生徒間之融合，旁及禮儀作法」，

104 〈板橋小學校 澳底で 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7 月 16 日，版 n02。

105 〈夏季林間學校 七月七日より草山に開設 臺灣基督教青年會の試み〉，《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6 月 9 日，版 7。

106 腺病質（せんびょうしつ），被認為是與結核病感染相關的過敏反應而引起的綜合症。屬於神經質兒童的體質，其特質是身體虛弱易緊張，胸部扁平，肌肉發育不良且貧血。腺病質最初是具有這種體質的兒童的通稱，他們經常患有結核病，並經常伴有頸淋巴結結核。不過，醫學上沒有清晰的概念，目前也很少使用。

107 〈臺北詔安尋常小學校夏季林間教育〉，《臺灣教育》，第 232 號（1921 年 9 月），頁 34。

108 〈臺灣では初めての林間教授を開始 臺中第一中學が埔里社で〉，《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8 日，版 7。

也具有意義。¹⁰⁹ 隔年，該校遷至司馬鞍舉行。¹¹⁰

同年夏季，新竹龍潭公學校開設林間學校，實施期間長達 3 週，強調課外活動和復習學科，也留意教練競技、體操和養生法，¹¹¹ 對於學生的健康相當重視。

自 1923 年起，因著林間學校的提倡，《臺灣日日新報》和《臺南新報》開始出現大量的報導數量，根據研究者的統計，到大正結束之前至少刊出 50 則新聞。¹¹² 例如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五年級學生，於林間學校學習自然研究和野外教練，其中強調「體育是林間學校施設當中特別的工夫，如體操、競技、遊技等」。¹¹³ 同年，臺北高等學校則針對一年級學生實施基隆到淡水的臨海教授的同時，選擇至新竹州大溪街實施林間教授，並安排 1 至 2 天的時間至角板山參觀。¹¹⁴ 嘉義小學校男子部和女子部至阿里山頂實施林間教授，期間實施復習課業，以及植物採集和身心鍛鍊。¹¹⁵

或許因為林間學校實施成果良好，不到二年的時間，殖民政府遂選定在不同山岳地區設置「固定」的林間學校，例如竹南郡的鹿場大山和加里

109 〈開始林間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9 日，版 6。

110 〈林間學校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2 日，版 n02；〈臺灣では初めての林間教授を開始 臺中第一中學が埔里社で〉，《臺灣日日新報》，版 7。

111 〈新竹龍潭公學の林間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7 月 13 日，版 4。

112 有關林間學校的報導，《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筆、1924 年 13 筆、1925 年 8 筆、1926 年 10 筆，共 37 筆。《臺南新報》1924 年 4 筆、1925 年 18 筆、1926 年 3 筆，共 25 筆。

113 〈開設林間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6 月 22 日，版 n04；〈臺北附屬小學校 林間學校を開く 來月廿一日から地週間 新店分教場にて〉，《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6 月 21 日，版 5。

114 〈高等學校が 林間教授大溪街附近で〉，《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6 月 29 日，版 n02。

115 〈嘉義小學校 林間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6 月 22 日，版 n02。

前山、¹¹⁶ 以及八景候補地ピアノン鞍部，¹¹⁷ 或是被喻為是最適合居住的阿里山，¹¹⁸ 足見其重視程度。

二、每日課程之實施

臨海和林間教授的課程安排十分有趣。以 1919 年的臨海教授為例，除了海水浴和游泳之外，內容還教授教科書上的地理知識（理科的實際的理念），包括從臺北到各車站的距離、沿道的地理和主要物產、領臺前後的交通比較、基隆港的歷史、クルベー濱（孤拔濱）的史蹟、海岸的地形、船舶和航路、海和圖像、貿易、交通、海產生物、特設港口等。¹¹⁹ 又以 1923 年臺中第一中學校的林間學校為例，每天實施 5 個小時，內容為國語、漢文、英語、數學、體操和博物，餘暇時間進行採集、演講、游泳等活動，學校還特別攜帶顯微鏡，進行蝴蝶採集後的觀察。¹²⁰

接著，筆者分別以 6 所資料較為詳盡的臨海教授和林間學校介紹日課表，¹²¹ 整理如下：

116 〈八景候補地の一たる ピアナン鞍部は絶景 將來林間學校を建てたい〉，《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7 月 21 日，版 n01。

117 〈來年新竹州下で 夏期林間學校設置計畫 總督府の梅本技師が調査〉，《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6。

118 〈後藤長官登阿里山〉，《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13 日，版 n04。

119 〈初めて試みらるゝ臨海教授 愈愈本日より向廿八日間〉，《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7 月 11 日，版 7。

120 〈開始林間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9 日，版 6。

121 1924 年的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女子部於夏季休業期間實施林間教授，7 天時間每天行程不一，詳細之日課表規劃，可見渡邊節治，〈林間學校の實施について（二）〉，《臺灣教育》，第 269 號（1924 年 10 月），頁 16-28。

表 2：臨海和林間教授的日課表

時間	1920 年 附屬小學校 (臨海教授)	1925 年 虎尾郡下四所公 學校 (臨海教授)	1925 年 嘉義中學校 (臨海教授)	1924 年 嘉義小學校 (林間教授)	1925 年 台南高等小學校 商業補習學校 (林間教授)	1925 年 台南小學校 (林間教授)
5:00	起床、洗臉、量體重	0530 起床、點名、洗臉、打掃	起床，於海岸行深呼吸	起床	起床、打掃、冷水摩擦	
6:00	朝會、唱歌、體操、訓示、海濱散步	朝會、宮城遙拜、朝禮、體操			早操	起床、入浴
6:00-6:50		0630 早餐			自習	
6:50-7:00					朝禮、早餐	
7:00-7:30	早餐、日課說明、室內整頓		早餐	早餐		朝會
7:30-10:00	自習、通信、量體溫	學習、游泳	於公學校教室演習暑期課題	讀方、算術	0750 學習	早餐
10:00-11:30	游泳、採集		行正式的游泳教學，鍛鍊身體	學科自習、寫生	0930 自由讀書、樹下遊戲	預習 2 小時 運動 1 小時
11:30-12:00					午餐	1100 入浴
12:00	午餐、休養、室內整頓、唱歌	午餐	午餐、午睡		午睡	午餐
13:00-14:00		午睡				午睡
14:30-15:00	游泳、採集、參觀	游泳	1400 再度練習游泳和田徑(此時供茶果)	教科以外的常識、科學相關事宜	散步、身體檢查	
15:00-16:00				童軍講義、訓練	團體遊戲 (1550 點心)	1500 自習 吃點心
16:00-17:00	自由作業、採集、參觀		(隨意) 寫生、採集、釣魚、讀書		指導讀書	1530 散步
17:00-18:00	入浴、量體重				(1650 水浴淋浴、自由運動)	入浴
18: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820 晚餐	晚餐
19:00-20:30	談話會、就寢、熄燈	談話會	海岸散步會，或開談話會，或催吟誦會	童話、演講	散步、室內遊戲	1930 晚會
21:00		點名、就寢	就寢	就寢前體操	點名	就寢
22:00					就寢	
備註				期間登小笠原山和萬歲山，視察伐材和集材狀況	演講會、動植物研究、採寶、談話會、音樂會、活動寫真會、目測競爭、緊急集合、自治會、游泳、相撲	

資料來源：松井實，〈附屬小學校に於ける夏季臨海學校〉，《臺灣教育》，第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夏季戶外教育

220號(1920年9月),頁10-14。〈臺中第二小學 臨海學校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7月2日,版n02。〈臺中では初めて 試みた臨海學校 第二小學の先鞭により 案外な良成績を納めた〉,《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7月30日,版n02。〈虎尾の臨海教授 眞黒な顔を土産に一同歸校す 海に名残を惜みつゝ〉,《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8日,版6。〈阿里山の林間學校 愈々八月一日から〉,《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31日,版n01。〈臺南市の試る 林間學校〉,《臺南新報》,1925年6月26日,版7。〈嘉義中學校臨海教授〉,《臺南新報》,1925年7月6日,版5。〈夏季學校〉,《臺南新報》,1925年7月18日,版5。

六種日程表略有不同,但內容差異性其實不大,臨海教授雖然特別強調游泳,但也重學科課程和團體生活。在這種制式的臨海學校模式課表,顯示了教授活動蘊涵的知識秩序和身體活動。臨海或是林間教授實施的內容,涵蓋身體活動(游泳、體操、遊戲或散步)、知識學習(各種學科範圍)和實地參觀(或實作)等課程。儘管基於辦理規模、舉辦地點、各校制度、活動經驗不一,以及學生的級別與性別等影響因素,實施細節容或存有些微之差異,但具高度的相似性課程,透露出辦理的穩定性。

走向校外施行臨海或林間教授的同時,學科知識強調與生活密切結合,除了符應「戶外教育」的理念之外,實地參觀則顯現其近代性建設,學生透過體驗、學習、觀察周遭環境,促進了環境知識網絡的形成,也讓學生們在自然環境擷取更多的生活智慧等優良性格的鑄成,這種教導精確的知識與培養理性的心態不僅有助於近代化,更促成學校倡導鄉土愛的意識形態。

臨海或林間生活其實也是科學訓練的最佳道場,這與平常學習的環境不同,而且山海具備十分特殊的條件,具備觀察自然和人文的條件,這樣的觀察知識十分豐富,也是直觀指導,更是一種延伸鄉土認識的好機會,¹²²因而受到許多學校的喜愛。

122 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研究彙報》,第3輯(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1941年),頁15。

三、實施成效與學生有感

最後我們要問，學校於夏季實施臨海或林間教授之後，其成效為何？學生的感想又是如何？以我們現在掌握的史料看來，獲得以下幾種成果及反應。

據報紙報導，臨海教授的學習可以「增進能率」，¹²³ 也就是授業達到最好的預期效果。學習後，學生成績「佳良」，¹²⁴ 又言「蓋以今日之教育，活動而外，尚須頭腦冷靜，同海濱環山面海，光景佳絕，於自然之涵養，最為適當。」¹²⁵ 有趣的是，學生除了游泳或活動能力變好之外，學校單位卻甚為關心體重之事，例如國語學校和六所小學校在實施臨海教授後，分別增加 0.2-0.3 公斤的體重，¹²⁶ 學生身體狀態「比常年甚好」，¹²⁷ 認為這是因為規律生活和食慾良好之故，使得實施成效良好。

也有報紙提及，學生在臨海期間，「成績良好，至今尚未發生一名病人」，而且，初時「食饜稍減，近則不然，且喜其淡泊有味」，饒富趣味的是，學校稽查學生寄給家長的信裡，發現有名學生認為初期無可供談笑安慰者，但經過數天後，「今則極口稱揚學校生活愉快，可知教化移人之速云」，¹²⁸ 亦顯示學校對於學生心情從沉悶至開朗的過程，感到欣慰。

臺北師範附屬小學校實施臨海學校之後，多位學生表示游泳有益健康，而且夜間談話會、沙灘上玩砂十分有趣，也有同學表示聽老師講述歷史或環

123 〈海濱教授と水泳 仙洞に於ける國語學生〉，《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7 月 14 日，版 7。

124 〈國生海濱教授〉，《臺灣日日新報》，版 6。

125 〈海濱教授近況〉，《臺灣日日新報》，版 6。

126 〈基隆海濱教授 國語學校內地生〉，《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8 月 7 日，版 7；〈五尋常一高等小學の海水浴と臨海教授 成績は頗る良好〉，《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7 月 21 日，版 7。

127 〈海濱教育效果 國語學校內地生〉，《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8 月 21 日，版 2。〈海濱教授と健康 國語學校內地生〉，《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8 月 19 日，版 2。

128 〈公立中學近信〉，《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6 月 27 日，版 5。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夏季戶外教育

境等課程，感到受用等事宜。¹²⁹

較值得一提的，實施臨海教授後，除了舉行「水陸聯合運動會」之外，最為有趣的是檢測學生「遠泳」的成果，也就是說，學生需以「古式日本泳法」游過一段不短的距離，來顯示其成效。

表 3：1918 年聯合臨海教授遠泳測驗成果一覽表

距離	出發點	到著點	時間	合格者	落伍者
25 町 (約2,727公尺)	第一岸壁	防波堤	1 時 10 分	臺北小學校 2 名	2 名
				基隆小學校 3 名	
50 町 (約5,455公尺)	第一岸壁	仙洞檢疫所	2 時 10 分	臺北小學校 16 名	4 名
				基隆小學校 40 名	

說明：1 町 = 60 間 = 360 尺 ≈ 109.09 公尺

資料來源：〈成功せる長距離游泳 臺北基隆の兒童六十七名 雨後の海上に遠泳を試む〉，《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8 月 9 日，版 7。

臨海教授的核心活動是游泳。日本傳統的古式泳法做為一種游泳方法，旨在通過這些身體活動來增長思想。根據報導，大多數參加的學生初期無法游泳，但經練習，許多人已經學會。

在許多文獻當中，¹³⁰ 均出現學生在臨海教授後，必須實施距離不等的測驗（通常為長距離游泳測驗），並在測驗後公告合格的人數或名單，以理解該次臨海教授的成效。看來，臨海教授重視實際教授的成果，並以測驗長泳的方式行之，以學習技能為重要取向。

129 〈臨海學校と生徒の日誌 目新しい生活〉，《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7 月 28 日，版 4。

130 〈小學生の海水浴 来る十日開場式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8 月 6 日，版 7。〈成功せる長距離游泳 臺北基隆の兒童六十七名 雨後の海上に遠泳を試む〉，《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8 月 9 日，版 7。〈小學生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7 月 30 日，版 3。

具有夏季養護性質的臨海教授，選擇在被開發的海水浴場舉行，一方面除了安全顧慮之外，另一方面也呈現文明建設的形象，甚至認為在夏季接觸海水是一年唯一的「自由教化」。¹³¹ 時人也認為臨海教授「兼能訓練身心，助長精神，誠銷夏之良法」，¹³² 當然也是養護身心極佳的場所。這樣夏期休暇的利用，對於兒童的助益其多，亦受到家長的喜愛。¹³³

然而，林間教授則是大大不同，除了身體的變化之外，較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感受。1925 年臺南高等小學校和臺南商業補習學校 26 名學生實施 2 週林間教授，學校設計了 14 條問題供參與者作答，其問題和回應內容如下。

表 4：1925 年臺南高等小學校和臺南商業補習學校林間教授的「兒童所感」

題項	問題	兒童回應
一	快樂的事情為何？	填寫最多的是：自由運動、游泳、點心、童話、活動寫真、留聲機、音樂會等。
二	痛苦的事情為何？如果有的話，是什麼事情呢？	(一) 不覺得痛苦 (18 名) (二) 感到痛苦的事，包括：太熱、白天想睡、太吵等等。(8 名)
三	身體感覺如何？	(一) 變好 (23 名) (二) 變差 (1 名) (三) 沒有變化 (2 名)
四	參與林間學校期間，想家嗎？	(一) 沒有 (8 名) (二) 有 (過了一星期之後才想家) (18 名)
五	明年想繼續參加嗎？	(一) 想 (15 名) (二) 不想 (11 名)

131 〈臺北市の學童に 惠まれた海の楽しみ 臨海教授 今年から公學生も参加し 盛大に舉行されたが 五日芽出度く終了〉，《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8 月 8 日，版 n02。

132 〈小公學校 暑假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29 日，版 n04。

133 〈擦をかける 臨海教育 中村市視學が基隆へ下檢分〉，《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6 月 3 日，版 n02。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夏季戶外教育

六	學習時間是否足夠？	(一) 不足 (5 名) (二) 足夠 (21 名)
七	運動遊技時間是否足夠？	(一) 足夠 (17 名) (二) 感到不足 (大抵是因為設備不足的關係) (9 名)
八	宿舍有什麼不足之處嗎？ 如果有的話，是什麼事情呢？	(一) 足夠 (12 名) (二) 入浴設備不足 (8 名) (三) 地方太狹隘 (3 名) (四) 其他 (3 名)
九	期待課外演講嗎？	(一) 期待 (25 名) (二) 不期待 (1 名)
十	餐食是否足夠？	(一) 足夠 (24 名) (二) 餐食少了一些 (2 名)
十一	共同生活裡，道德的必要性有那些？	自我禮儀、尊重敏捷時間、關切、公德、靜肅
十二	自己準備的物品是否足夠？	(一) 足夠 (21 名) (二) 襯衫和內褲攜帶不夠 (5 名)
十三	自由時間是否足夠？	(一) 足夠 (17 名) (二) 不足 (9 名)
十四	睡眠時間是否足夠？	(一) 足夠 (22 名) (二) 不足 (4 名)

資料來源：〈曾文溪畔の林間學校〉，《臺南新報》，1925年8月2日，版4。

看起來，學生對於林間學校的實施，其「滿意度」甚高，其中，身體變好的比例高達 88.5%，足見鍛鍊學生身體，是有成效的。而且，學生對於學習、運動和睡眠時間也反應時間是足夠的訊息。

學校十分關心日常生活作息，對於睡眠、疾病、握力、體重、食量等事物更為重視，藉此來比較林間教授實施前後的學生身體狀況差異情形，¹³⁴ 達成夏期養護的真正目的。另外，上表雖然表示學習時間足夠，但每次的學習時間，其實是不得超過兩小時，此種限制學習時間和內容，是避免為了因應考試而準備，而造成誤解，¹³⁵ 進而失去臨海或林間教授的核心價值。

無論是臨海或是林間教授，均強調規律的生活，且施以具有強度的身體鍛鍊，並注重養護設施，每天需量測學生的體重、脈搏、體溫和胸圍，登錄其結果，隨時留意異常者。透過科學具體的紀錄來加深臨海或林間學校實施的需求性和必要性。同時，每日的「衛生講話」也是戶外活動的重點之一。

做為夏季戶外活動的林間學校或臨海學校，在大正期間開始實施並有趨向流行之現象。量測體重、脈搏、體溫和胸圍，十分符合當時體格檢查需要的元素，得時時注意學生的健康衛生，甚至也觀察其握力、睡眠或是食量，這些與日本殖民母國實施戶外教育的意旨類似，為了達到健康衛生之效果，運動成為設計活動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主軸，實施後，通過身體檢查來衡量其實施結果。其中，體重和胸圍的增加，看起來雖然是個「表面」的向度，但這其實隱含了背後的意涵，因為上半身（如胸部和軀幹）的發育狀況，是呼吸器官健康發展的指標，而瘦長的身體特徵被認為是「不健康的」，¹³⁶ 當然，也反應以下說明的身體檢查制度。

臺灣於 1910 年 4 月 19 日公布「臺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檢查項目為身高、體重、胸圍、脊椎、體格、眼疾、耳疾、牙齒、疾病。1921 年 3 月 18 日公布「臺灣學生兒童身體檢查規則」，取消檢查項目中的體格，

134 〈曾文溪畔的林間學校〉，《臺南新報》，1925 年 7 月 30 日，版 4。

135 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受容と発展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目的と実践内容の分析を中心に—〉，頁 398-400。

136 野口穗高，〈大正期における「虚弱児童」の教育問題化と「野外教育」〉，頁 52。

並分為「發育概評」、「營養」及「監察」等三大項目，「發育概評」則依身高與體重的標準值，訂出甲、乙、丙三級，有學者指出，這種檢查「不只消極的做檢查的紀錄，而是要進一步，經由檢查結果的了解，去發現身體上的疾病與健康狀態」，¹³⁷ 身體檢查規則以更進一步依科學的程序訂定標準，並依調查結果分級比較，顯見客觀化的學生身體。

不同於殖民母國的是，日本戶外活動（特別是林間學校）限定實施於虛弱兒童（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錯誤的「發展概評」基準而來），但臺灣的實施，雖有部份相同的傾向，例如 1921 年臺北詔安尋常小學校的夏季林間教育，即限定校醫判定之虛弱兒童參加，但是如何透過運動使健康者或是「半健康者」得以預防疾病，¹³⁸ 或是運動能增進兒童健康之論述，也不斷地被增強並受到重視。當然，參與的學生需接受校醫的身體檢查，¹³⁹ 方可參加戶外活動，但並未特別限定虛弱兒童才能參加，有時反而是身體較佳者才能參與，這是與殖民母國相異之處。

為什麼會如此，讓我們回到前述「風土馴化」的問題，在臺日人如何生存，適當地處理熱帶風土適應問題，因此，注重衛生或從事運動來維護健康狀態，使之得以適應臺灣之自然條件，遂成為重要課題。不論是林間學校或是臨海學校，一開始的確是由在臺日人為其開端，雖然也有臺灣人的參與，但比例並不高，¹⁴⁰ 因此，維持在臺日人的健康而設想的戶外活動始終受到矚

137 引自許義雄，〈醫學管理與國家控制—就學校身體檢查談起—〉，收入《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2005 年 10 月 27 日-28 日，頁 1-13。

138 〈曾文溪畔的林間學校〉，《臺南新報》，1925 年 7 月 26 日，版 4。

139 〈臨海教授と諸注意〉，《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7 月 13 日，版 3。

140 1919 年臺北基隆聯合臨海教授的人數共 1,209 人，但公學校學生僅 38 人。1926 年臺北聯合臨海教授的人數共 1,359 人，公學校人數為 182 人，僅佔 11.9%。〈初めて試みらるゝ臨海教授 愈愈本日より向廿八日間〉，《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7 月 11 日，版 7；〈臺北市の學童に 惠まれた海の楽しみ 臨海教授 今年から公學生も参加し 盛大に舉行されたが 五日芽出度く終了〉，《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8 月 8 日，版 n02。

目，到海濱和山間成為生活在熱帶地的保健當中被認為的必要條件。在夏季，更為暑熱的臺灣，必須得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維持身體的健康，夏休具有休養之意，肉體是「休」，精神是「養」，¹⁴¹使學生身心得以獲得休息或滋補。

其次，若我們參照日文及西文文獻中戶外教育有部分意圖在於矯正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虛弱孩童，則有「反現代文明」之意涵。但是臺灣一開始雖然是由城市發起的，但其戶外活動並未全然是特別為城市兒童而實施，這不僅是日治時期都市化程度最多不超過 30%，也是因為實施戶外活動的學校雖然多半是都會城市學校，但也有近海或近山的學校到他處實施，例如阿里山小學校於 1925 年前往虎尾郡海口進行一週的臨海教授，¹⁴²新竹郡唯一的「蕃社」也特地安排 15 名兒童前往南寮濱實施臨海教授，¹⁴³以增進體育能力。因此，戶外教育的實施，也符合實學思想，並更能進一步建立在實際教學環境的「直觀教授」。

臨海或林間教授可以培養認真和鍛鍊國民剛健的風氣，也因為如此，我們不能不考慮殖民政府欲振興和普及臺灣全體國民的體育，以登山、遠足、旅行、海水浴的項目被提出需要特別重視和普及的問題點。¹⁴⁴在學校教育上，除了對智育和德育有所要求外，以往一直偏廢的體育活動也勢必要有所矯正，以振起殖民者欲求的國民身體，這種對於運動能力和身體休養的講究和提倡，在大正年間十分盛行，甚至有增無減地以各種不同形式在各級學校中擴散。

141 〈夏休中の子供は休と養の生活化を〉，《臺南新報》，1925 年 7 月 31 日，版 6。

142 〈嘉義郡下 夏期林間臨海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7 月 5 日，版 n01；〈林間臨海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7 月 6 日，版 n04。

143 〈蕃童教育所兒童を 臨海學校で教授 新竹郡馬武督教育所兒童を〉，《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7 月 19 日，版 5。

144 松井實，〈體育振興策〉，頁 1-6。

伍、結語

臺灣於大正年間開始實施的臨海或林間教授，是一種利用居於海邊或山區的集體生活教育方式。然而，這種新式的教育模式並非臺灣自然生成，而是日本殖民者強勢因應熱帶地「風土馴化」的憂慮，在海域或山岳施以近代化設施，讓臺灣這個陌生而恐懼的山海地區，轉換成為達到教育目的的健身清涼之處。這種將日本帝國擴張的高山和海域領地，企圖變為殖民者的休閒健身之處，並視為熱帶殖民地的「避暑地」，除了顯示日本殖民強烈的優越感和濃厚的帝國色彩，它也同時表現出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所獲得的成就，甚者，透過科學數據，來證明學生居於山海，身體得以強健的結果，更回頭來強化實施山海教育的正當性。

學校單位是教育制度化的必要場所，如何有意義地讓學生運用夏季休暇時間從事「正當」之事，不致浪費時間，亦為教育單位之職責。由於戶外教育適時地於大正年間成為教育政策的一環，學校在於夏季休暇期間，以大規模的集團生活方式加以推動山海教育，賦予學生和學校雙方的責任，使日籍或臺籍學生多少皆接觸過臨海或林間教授，藉此讓學生休養生息、增加活力，將實學教育和體育教學之理念加以結合，成功建構山海在教育體制下的身體鍛鍊、養護效益和剛健精神，達到殖民者的目的。而這些在夏休期間安排的教育活動，不僅受到殖民者的肯定或是校長的鼓勵，對於學生而言，也持正面看法。當然，為了符應臺灣自然環境，「山へ海へ」具有因地制宜的特徵，學生們居於山岳或海濱附近的建築物或自搭帳篷，在師長的指導下共學、共食、共寢，實踐規律課表，進行游泳、登山、體操、遊戲或球類競賽的動態活動，也包括涵養智識的靜態學科複習。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雖與日本一樣，基於對繁華城市生活的反動，加上國家機器的實學教育理念下先於城市學校提出臨海和林間教授的需求，但臺灣在大正時期，臨海或林間教授的參與者是健康學生，不全然追隨歐美國家和日本是以針對虛弱兒童而實施的方式，反而快速又直接地將衛生養護和教育功能融合一起，並透過科學化數據，輔以量測和計算參與者之身體變化，達成休養目的，也加以深化其成效。

登山入海不僅是教育政策裡的夏期休養之道，更是一個鍛鍊體格、愛鄉愛土和教養品德的多元場域，頗有「德、智、體」三育並進之意涵，這顯示「山へ海へ」的簡單文句，卻已積極傳達了避暑、健康、鍛鍊、實學、文明等深層的殖民思維。

參考書目

壹、中文書目

一、專書

- 王鶴森等編著，《運動生理學》第二版。新北市：新文京開發，2014年。
-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
- 林玫君，〈日治時期臺灣的臨海教育〉，收入《「近代東亞教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大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11月13-14日。
- 林玫君，《臺灣登山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08年。
- 許義雄，〈醫學管理與國家控制—就學校身體檢查談起—〉，收入《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2005年10月27日-28日。
- 黃茂在、何宜謙，〈導論～多元脈絡下的戶外教育〉，收入黃茂在、何宜謙主編，《放眼國際—戶外教育的多元演替與發展趨勢》（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7）。
- 黃茂在、曾鈺琪著，〈壹、戶外教育的意涵與教育價值〉，收入黃茂在、曾鈺琪主編，《戶外教育實施指引》（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

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8 年。

譚榮根譯、J. M. 布勞特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二、論文

巫毓荃，〈「病態」的民族：日治晚期台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史〉，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巫毓荃，〈思鄉病與「性症候群」－日治晚期台灣日台人男性的心氣症〉，《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1 期（2006 年 6 月）。

林玫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台灣史學報》，第 11 期（2018 年 12 月）。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

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 年 6 月）。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第 8 卷第 1 期（2001 年 10 月），頁 62。

劉士永，〈一九三〇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臺灣史研究》，第 4 卷第 1 期（1987 年 6 月）。

駒込武、李明芳，〈台南長老教中學神社參拜問題—「踏繪」式的權力型態〉，《中外文學》，31 卷 10 期（2003 年 3 月）。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台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貳、日文書目

一、文獻史料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設置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 3 年 12 月 1 日，永久保存第四十一卷（2260 冊 27 文號）。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 5 年 1 月 1 日，十五年保存第三十卷（6230 冊 13 文號）。

《（創立二十周年）台中州立台中商業學校要覽》。1939 年。

《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概覽》。1931 年、1932 年、1934 年、1935 年、1936 年、1937 年。

《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1933 年。

《台北州立台北第二中學校一覽表》。1933 年、1934 年、1935 年、1936 年、1937 年、1941 年。

《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學校》。1933 年、1934 年。

《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一覽》。1925 年。

《台南州立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一覽表》。1937 年、1939 年。

《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一覽表》。1938 年。

《台南州立虎尾高等女學校一覽》。1940 年。

《台南州立嘉義中學校一覽表》。1932 年、1933 年、1934 年、1935 年、
1936 年、1937 年、1938 年、1939 年、1940 年、1941 年、1942 年、
1943 年。

《台南州立嘉義高等女學校一覽表》。1938 年。

《高雄州立屏東中學校一覽表》。1938 年、1940 年、1941 年。

《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1929 年、1930 年、1931 年、1932 年、
1933 年、1934 年、1935 年、1936 年。

《臺南新報》，臺北，1921-1937 年。

《臺灣山岳》，臺北，1927-1944 年。

《臺灣山岳彙報》，臺北，1929-1943 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8-1944 年。

《臺灣教育》，臺北，1912-1943 年。

《臺灣教育會雜誌》，臺北，1901-1911 年。

二、專書

大場孫治，《昭和十四年 草山夏季學園概況》。臺北市：臺北市學校衛生會，1939 年。

山田謙夫監修，《觀海流の傳承とあゆみ》。三重：伊勢新聞社，2008 年。

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東京：大修館，1971 年。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夏季戶外教育

文部大臣官房學校衛生課編，《大正七、八、九年三箇年間に於ける 全國夏季体育的施設》。文部大臣官房学校衛生課，1922 年

文部省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 11 卷。東京：龍吟社，1938 年。

永井道明，《學校體操要義》。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3 年。

永田重隆，《臺灣體育之理論及實際研究》。臺北：臺美堂，1927 年。

石附實編著，《近代日本の學校文化誌》。京都：思文閣，1992 年。

多喜隆二，《昭和十三年九月 草山夏季學園概況》。臺北市：臺北市教育會，1938 年。

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

淡水尋常高等小學校，《我等の郷土》。1932 年。

港公學校，《體操科指導の一考察》。1941 年。

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研究彙報》第 3 輯。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1941 年。

臺灣日日新報編，《内地人の健康法》。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

臺灣總督府，《學校體育教授要目》。1927 年。

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會編，《臺灣學事法規》。帝國地方行政會發行，1943 年。

廣田教齊 [音]，〈郊外教育論〉，《教育論文集》。新竹州，1922 年。

三、論文

平沢信康，〈大正後期の群馬県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誕生 前橋市立敷島尋常小学校と桃井尋常小学校による合同開設〉，《上武大学ビジネス情報学部紀要》，第 16 卷（2017 年 3 月）。

平沢信康，〈群馬県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普及と展開：大正末期から昭和戦中期まで〉，《上武大学ビジネス情報学部紀要》，第 17 卷（2018 年 2 月）。

國木孝治，〈我が国における潮湯治から海水浴への変化過程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廣島：日本廣島大學博士論文，2014 年。

野口穂高，〈「赤坂臨海教育団」に関する一考察 - 大正期の「林間学校・臨海学校」をめぐる議論に着目して〉，《（論叢）玉川大学教育学部紀要》，2012（2013 年 3 月）。

野口穂高，〈大正・昭和初期の「野外における教育」と教育環境の拡充〉，《早稲田大学教職大学院紀要》，第 11 號（2019 年 3 月）。

野口穂高，〈大正末期から昭和初期の函館市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研究：函館教育会「夏期林間学校」と函館市「五稜郭林間学校」を中心に〉，《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職研究科紀要》，第 7 號（2015 年 3 月）。

野口穂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学校」の受容と発展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目的と実践内容の分析を中心に〉，《学術研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第 64 號（2011 年 3 月）。

野口穂高，〈大正期における「虚弱児童」の教育問題化と「野外教育」〉，《（論叢）玉川大学教育学部紀要》，2011（2012 年 3 月）。

「山へ海へ」－大正時期在臺學生的夏季戶外教育

野口穂高，〈大正期における林間・臨海学校の展開－東京市の事例を中心に〉，《日本の教育史学》，53 卷（2010 年 10 月）。

渡辺貴裕，〈〈林間学校〉の誕生：衛生的意義から教育的意義へ〉，《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第 51 號（2005 年 3 月）。

參、英文書目

Celeste Weyl,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Summer Camp Movement", *Religious Education*, 20:3, (1925) .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77) .

Maynard, W Barksdale. "An Ideal Life in the Woods for Boys" :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in the Earliest Summer Camps." *Winterthur portfolio* 34, no. 1 (1999) .

Paris, Leslie. *Children's Nature :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Summer Camp*,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8) .

肆、網站資料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What is Moderate-intensity and Vigorous-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收錄於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https://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physical_activity_intensity/en/，2020 年 1 月 20 日點閱。

"From Mountains to Seas" - Summer Outdoor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Taiwan during the Taishō Period

Lin, Mei-Chun*

Abstract

Outdoor education was set up in Taiwan while still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t that time, “mountains and sea” were regarded as the best outdoor areas for students to spend their leisure time. To quell the fear and anxiety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felt toward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built modernized facilities in natural scenic areas as part of their process of “civilizing” Taiwan during the Taishō period. Meanwhile, they added outdoor education as a formal part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also used the programs to take data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science. Japanese colonists implemented such outdoor education in groups as a way to overcome the anxieties they felt about acclimatizing to the tropical climat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programs in forest and marine environments were targeted mostly towards healthy students. The government was also focused on tracking the physical changes of participants through gathering scientific calcula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aishō era recovery goals. For the purpose of adapting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the "from mountains to seas" program was tailored to loca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ndi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students camped out near the mountains or the seashore and learned, ate, and slept together. They participated in dynamic activities such as swimming, mountaineering, gymnastics, games or sports competitions as well as regular classes in more “static” disciplines. This was not simply a summer break program, but also a place for students to exercise, learn to love their community, and get a moral education as “morals,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were all learned together. The simple idea of "from mountains to seas" conveys the colonial-era values of summer retreat, health, exercise, practical learning, and civilization.

Keywords : Acclimatization, Bathing Beach, Marine School, Forest School, Physical Examination.

